

湖漢羣英

上册

云中岳著



湖漢羣英

中冊

云中岳著



湖漢羣英

下冊

云中岳著



ISBN7-105-00607-2/1·123
(汉 · 12) 全套定价: 7.60

湖 汉 群 英

上 册

云中岳著

民族出版社出版、发行

南昌文化用品印刷厂印刷

787×1092毫米32开 印张: 22.281 字数: 477千字

1988年10月第1版

1988年10月南昌第1次印刷

印数: 0001—100,000册 定价: (三册)7.60元

书号: ISBN 7-105-00607-2 / I.123

(汉 12)

湖 汉 群 英

中 册

云中岳著

人民出版社出版、发行

南昌文化用品印刷厂印刷

787×1092毫米32开 印张: 22.281 字数: 477千字

1988年10月第1版

1988年10月南昌第1次印刷

印数: 0001—100,000册 定价: (三册)7.60元

书号: ISBN 7-105-00607-2 / I.123

(汉 12)

官道沿涡河河谷向上蜿蜒盘升，光秃秃的童山，加上盛夏的烈日，以及滚滚的黄尘，走在这条路上的旅客，火气旺是免不了的。

这条太行山中的大官道，旅客其实并不太多，天灾人祸频降，百姓们生活愈来愈苦，哪有闲工夫东西两头跑？天下汹汹，每一座城都谋生不易，跑来跑去只有苦了自己，到了别的地方同样找不到谋生的活计，往何处跑？所以这几年来，这条大官道旅客愈来愈少。

愈少并不是没有，路西尘头起处，十余匹满载的健骡，正以不徐不疾的脚程，在九名骡夫与三名保镖打扮的骑士押领下，向上又向上徐徐东行。

后面里余，一辆华丽的轻车，也不徐不疾地向上行驶，健壮伟岸的车夫显得相当悠闲，并不急于赶路，遮阳帽盖得低低地，似乎正在打瞌睡，任由两匹健马信步小驰，赶车的长鞭干脆就插在车座上不用。

车后，四匹枣骝十分雄健，但四骑士可就不怎么样了，只有一个二十来岁的年轻人显得象样些。

另三位，一位美丽的少妇，一位十四五岁俏丽的小姑娘，一位十二三岁神气的娃娃。四男女都穿了质料甚佳的天青色骑装，鞍后带有马包，前面有长形鞘袋。四匹马跟在车

后面，不象保镖，不象家眷，很难猜测他们的身份底细，扎眼得很，令人犯疑。

车窗是开启的，但看不见车内的人，大概天气炎热，人在车内睡着了。

绕过前面那座形如龟背的龟背山，东麓就是驻马坊，是一处歇脚的山中小村集，西距东赵镇约二十里，往东三十里是寿阳县的榆沟集。

驻马坊有晋州车行的休息站房，这条线上的驿车，终站是京师的真定府。从真定往京都，必须换乘冀鲁车行的长程驿车。

驷队的前面，也有一辆大车。所谓大车，也就是民间用来载货兼载人的骡车，三匹骡一匹领队马，长辕、大轮、加蓬的敞车厢。

如果不赶长程，就无需用领队马，改为四匹骡，行驶时稳健、耐重负，但不能加速赶路。

大车载了货，还有炊具等等杂物，里面坐了三个人，用巾包住口鼻以避尘埃。

大掌鞭是个驷悍的大汉，轻摇着丈八赶车鞭，不时轻灵地抖出一朵鞭花，在领队马的上空爆发出清脆的、并不急骤的悦耳响声。

大车是驷队一伙的，驷队走得慢，所以车也慢慢走，人与牲口都感到轻松。

渐渐地，接近龟背山的北麓。官道绕山北麓而过，地势起伏不定，坡度倒还平缓。山脚下已可看到参差的树林，路北三里外的涡河河岸，杂树茂草丛生，有两里宽的干涸河滩，河面宽不过百尺，再不下雨，可能就变成一线溪流啦！

光秃秃的山颠，突然竖起一面大红旗，在烈日下迎风飘扬。山上山下相距约五六里，官道上的旅客，看不清旗下站着的那个青衣人，只能看到小小的模糊轮廓，但那面大红旗，远在十里外也可看得真切。

“呜……”牛角声划空传来，是从东南角另一座山峰上传来的。

官道前后的车马，与及零星散落的步行旅客，都被大红旗和牛角声所吸引，每个人脸上，都出现不安、惊疑的神情，脚下的速度加快了许多。

尤其是大车里的三个人，一蹿而起向前面大掌鞭的车座靠，向山颠的红旗察看。

“有点不对。”那位大马脸青衣人拉掉蒙面巾，向同伴不安地说：“可能是冲咱们来的，希望不是五虎寨的那群混蛋。”

“五虎寨用的是黑虎三角红幡。”同伴眉心紧锁：“咱们不怕强盗，张镖师与强盗们打交道经验丰富，吃不了亏，我只怕……”

“怕甚么？”

“怕那些天不收地不留的猎食者。”

“这……”

“这红旗是信号旗，牛角传讯瞬息百里，恐怕有许多人在这一带鬼混猎食。”

“可能吗？”

“可能的。这两年，梁钦差把陕西搜刮得烈火焚天，天闹刺客，运贡物的队伍不断受到劫掠。他的贡物不时假道咱们山西这条路，影响咱们的安全。老天爷！希望这些家

伙，不要把咱们误认为是陕西的贡物。”

“你不要危言耸听好不好？”大马脸拍拍前面大掌鞭的腰背：“沉着些，老三，速度照常，以免引起他们的疑心，那就有大麻烦。”

“三五十个毛贼，干脆杀光屠绝以免麻烦。”大掌鞭老三不打算示弱，语气强悍凶狠：“这段路沿途是非多，要接近娘子关才安全，太过示弱，反而会碰大钉子。老大，放手干吧！没错。”

“除非万不得已，不可暴露身份。”老大提出警告：“小不忍则乱大谋，我不希望引来大批蛇神牛鬼。万一出了大纰漏，咱们不用混了。”

前面山脚下的松林前，出现一个背手相候的青衣大汉，腰带前斜插着一把连鞘狭锋刀，左腋下多带了一把绿鞘红缨匕首，靶上刻着一只犀牛头。

大车保持原来的速度，渐渐接近松林。

八匹健马风驰电掣似的，从西面向东赶，后面黄尘滚滚，极为壮观，蹄声如雷。

轻车因听到牛角声，速度慢下来了，当然也看到了龟背山山顶的奇怪大红旗。

“公子爷，前面出了意外的变故。”健壮的车夫扭头向车厢叫：“后面那群健马，恐怕不是五台来的人，可能情势失去控制，不易收拾。”

“不必担心其他的事。”车内传出平静的语音：“卓勇，注意赶你的车，让路给他们。”

“是的，公子爷。”

轻车往路左靠，让出路给飞驰而来的八健马先走。

蹄声如雷，八健马到了五十步以内。

“噢！这些家伙没安好心。”少妇骑士大声说。

八匹健马几乎是齐头并进的，占了整条路面。大官道可容四辆大车相错，相当宽，八头马齐头并进，依然绰有余裕。但前面有四骑加上一部车，可就容纳不下啦！势必撞得人仰车翻。

“哈哈哈哈……”八骑士中有人狂笑，八匹马速度骤减：“我所料不差吧？在前面埋伏堵截，不如从后面赶上，果不其然，咱们就抢先一步啦！”

轻车刹住了，两男两女四骑士也勒住疆，驻马道旁冷然目迎八名骠悍的骑士。

八匹马勒住了，尘埃向前一涌，久久方消。

“把车留下，坐骑也留下。”为首的佩刀大汉在鞍上向四骑士沉声说：“人，站到一边去听候处治。”

“大哥，恐怕不对呢！”另一名大汉说：“怎么有小女人？可别弄错了。”

前面是官道折向处，驮队与大树已被山脚所挡住，看不见前面的情景。

“不会错，一部车，几个人……”大哥不认错。

“你们干什么？”少女骑士粉脸一沉：“劫路的？你们还是不劫的好。”

“小女人，少给我反穿皮袄装佯。”大哥的大嗓门象打雷：“咱们要车里的东西，也要命。少废话！下马！”

女骑士哼了一声，突然高举右手。

“不要亮名号。”车中传出公子爷的叫声。

女骑士应声把手放下，随即打开鞍前长大的皮鞘囊口。其他两男一女，也沉静地揭开囊口露出剑把。

车门开处，下来一位英俊绝伦，身材修长的年轻儒生，穿水湖绿长衫，手中有一把纸折扇。

“这条路上强盗多，似乎诸位并不是强盗。”公子爷轻摇折扇缓步而来，语气带有嘲弄味：“本公子是黑吃黑的专家，正好等你们孝敬一些金银财宝。喂！你们身上值钱的東西乖乖掏出来。本公子要钱不要命，你们的命算是保住了。但你们如想要我们的命，又当别论。”

“太爷先打破你的臭嘴！”一名大汉怒叫，右手猛地一抬，金虹破空，链绳怪响。

是一个流星锤，可远攻三丈外，锤大如饭碗，要是击中了，何止是嘴破？脑袋整个会烂掉，存心要人老命。

公子爷哈哈一笑，折扇一挥，显得毫无力道，象是赶苍蝇。

强劲的流星锤挟风雷而至，小小的纸折扇接锤，简直是开玩笑，不要命了。

锤头一顿，突然贴上了纸扇，扇一收一绞，锤链在扇上缠了一圈。

“哎呀……”流星锤的主人骇极狂叫，向前飞离雕鞍，飞越马头，砰一声大震，尘土飞扬，摔落在公子爷身前八尺左右，向前滑。

太快了，其他的人来不及抢救。

“留一个活口。”公子爷高叫，缠在扇上的流星锤脱扇飞出，速度比流星锤的主人所发的要快三倍，金虹一闪，击破了为首大汉的六阳魁首。

同时，脚向前轻挑，鞘尖吻上了流星锤主人的顶门，这位仁兄立即停止滑动，手脚开始抽搐挣扎，口中已发不出声音，天灵盖已经碎了。

两男两女四骑士，几乎在同一瞬间策马冲上，剑从鞘囊中拔出，马到、人到、剑到。

那位十二三岁的小骑士，简直就是一个熟练的玩剑人，一个经验丰富的屠夫，滚鞍侧挂，一冲错之下，便干净利落地卸落一名大汉的右小腿。

这瞬间人重翻上鞍，剑顺势反抽，大汉的右臂分家，健马丝毫不曾停顿，出手之快与切割的熟练，令人大叹观止，小小年纪杀人如此精练，不是好兆头。

稍年长一两岁的小女骑士也够泼辣，她的剑用来吸引对方封架，致命的武器在左手，单一发射小小的牛毛小针。

针仅可看到淡淡的金芒，剑出针至，一名大汉的眉心便毫无所觉地贯入一枚金针，三寸金针入颅两寸半，小小一绺金线定向穗垂在鼻梁上，人算是完了。

公子爷背手旁观，对杀几个歹徒强盗毫不在乎。

男骑士的马最先退回，左手抓住一名被制昏的大汉，抓住背领象是提着一只猫，将人往公子爷面前一丢，跳下马一脚踢开大汉的穴道。

“这位仁兄剑上的劲道可圈可点，已可发出剑气伤人。”男骑士微笑着说：“公子爷，问口供请让甘锋代劳，以免玷污公子爷的手。”

“好吧！你问。”公子爷转身向轻车走：“要快，看他们到底要抢甚么，如果不是正主儿，你瞧着办好了。”

大汉穴道一解，猛地跳起来，刚一拳攻出，便被男骑士

一把扣住大拳头拖近，来上两记阴阳耳光，加上一脚踢得跌了个手脚朝天，满口流血。

“你们想抢甚么？”男骑士英俊的面庞有令人宽心的和蔼笑意：“我姓甘，已经是两个孩子的老爹，很好说话。但问起口供来，而对方胡说八道乱招，那就不好说话了，而且心硬如铁，残忍冷酷，一点也不象做老爹的人。现在，你回答。”

大汉狼狈地挺身坐起，只感到心中一凉。自己的七位同伴，已没有一个活人了。二女一男三骑士，正在检查死者身上的物件。

“抢……抢太原孙……孙中官的……的私囊……”大汉绝望地说：“听……听说……”

“不许说听说，你们是何来路？”

“在……在下姓……姓罗，罗定一……”

“哦！蒲州十杰的快剑罗定一，你的剑一点也不快。”甘铎眼中有疑云：“你们蒲州的十杰，有大半是半匪半豪的货色，你快剑罗定一并不是最坏的一个，怎么千里迢迢纠合一群泼贼来扮强盗？”

“这……人无横财不富……”

“奇怪，孙太监在天下百余名税监中，不算最坏的一个，比起邻省的梁剥皮好一百倍，你们不抢陕西的贡物，却抢孙中官的私囊，真该死。”

“孙中官是矿监，他在山西负责开矿，金银宝石算是无主之物，不占百姓的血腥，所以……”

“所以你们要抢？”

“是的。孙中官送往京都的贡物有官兵保护，直接送交

两广接收，所以他自己中饱的金宝不敢附载，私自派人偷运返京，被我们查出底细，所以……”

“你们真可怜，事先没有侦查清楚，糊糊涂涂见人就抢，抢错乃是意料中事，你看我们象是……”

“不能怪我们。”快剑罗定一为自己的错误辩护：“闻风赶来发财的人很多，前前后后不知到底有多少人在这一带等机会，发动攻击的信号已经传出，谁不想争先抢着得手？偏偏碰上你们在这抢劫区出现……”

“打发他走，甘锋。”车旁的公子爷叫：“这家伙不算太坏，破了他的气门，叫他快滚。”

“是，甘锋遵命。”甘锋欠身恭敬地答。

听说要破气门，快剑罗定一心向下沉，猛地一蹦而起，撒腿便跑。

仅跑出第三步，感到背领一震，被人第二次抓住了。

“放我一……马……”他心胆俱寒狂叫。

“放心，你死不了。”甘锋说，砰一声将他摔翻在地，眼前一黑，甚么都看不见了。

“你们在这里掩埋尸体，慢慢跟来。”公子爷在远处说。

“记住，非必要不许露名号，小心了。”

声落人动，但见淡绿的身影像流光，一两闪便消失在路旁的树林内。

山脚下的松林血腥刺鼻。

大车静静地停在路中，四匹健骡不安地喷鼻踢蹄，刹车已经拉紧，车子不易拉动。

车侧，摆了两具尸体，是车夫和那位大马脸老大。

两匹无主健马，散处在路右的松林内，其他的坐骑与驮骡，皆踪迹不见。显然已被抢劫的人牵走了。

抢劫得手，应该远离现场，这是江湖朋友必须知道的金科玉律，可知那些下手的人，早已远出十里外了。

林内散布着十五具尸体，有七具是骡夫，一个保镖，其他七具是抢劫的人。

更远处，也陆续发现尸体与无主坐骑。

抢劫的人不是一批人，而是许多批，从尸体的穿着打扮不同，与及坐骑的配具可知端倪。至于哪些人得手，就无法猜测了。

公子爷出现在大车旁，背着手游目四顾。

车上的杂物曾经被彻底搜查过，一些锅、篮、箱、笼都被打破抛散在车旁。

“宝物藏在那些驮骡货包内，被手快的人抢走了。”他自以为是地自言自语：“这里经过一场疯狂的搏杀，抢劫的人付出了相当重的代价，真是人为财死，鸟为食亡。我来晚了，没有甚么事好做了，下一步该是……”

他倏然转身，眼中有警觉的光芒乍现乍隐。

两个全身黑衣，黑包头黑巾蒙面剑系背上的人，出现在他身后的路旁松树下，两双怪眼放射出阴厉的光芒，浑身散布出阴森、冷厉、诡奇、慑人的气氛。

“你把他们都摆平了？”一个蒙面人用刺耳的嗓音问，阴厉的目光紧紧地捕捉他的眼神变化。

“我还没弄清是怎么回事。”他泰然地否认。

“你说谎！”语音更严厉了。

“我姓乔的为人也许很坏，但不屑说谎。”

“哼！你的党羽把东西掳到何处去了？”

“我再一次郑重告诉阁下，我刚经过此地，不知道此地发生了什么变故，够明白了吗？”

两个蒙面人走近车旁，瞥了两具尸体一眼。

“哼！能一剑贯穿马夫子心坎的人，江湖上屈指可数。”仍是那位蒙面人向他发话，站在他面前一丈左右：“小辈，你是真人不露像，亮名号。”

“哦！你是说，这个人是京都三大剑客之一，绝剑秀才马扬？”他指指大马脸的尸体：“老天爷！他死得好窝囊，死时手中没有剑，他不该扮商贾掩去本来面目与杀手打交道，他是被人出其不意一剑杀死的，枉有一身拳剑绝学，却在知己不知彼之下枉送了老命，哀哉。”

“你还没回答老夫的话。”蒙面人厉声叱问。

“没有必要。”他沉静地说：“在下是刚路过此地的人，根本不曾目击任何事故……”

“亮名号！”

“无此必要。”

“哼！唯你是问。”

“在下……”

蒙面人右手疾抬，扣指疾弹。

他吃了一惊，倒飞两丈外。

指风破空声尖锐刺耳，劲道远及丈外，听声便知这种指功的可怕程度，用来突袭必定万无一失。

但这种突袭的心态十分卑鄙，有这种造诣的人，武林中寥寥无几，足以跻身特等高手之林，决非无名小卒，不可能用这种卑劣的手段突袭。